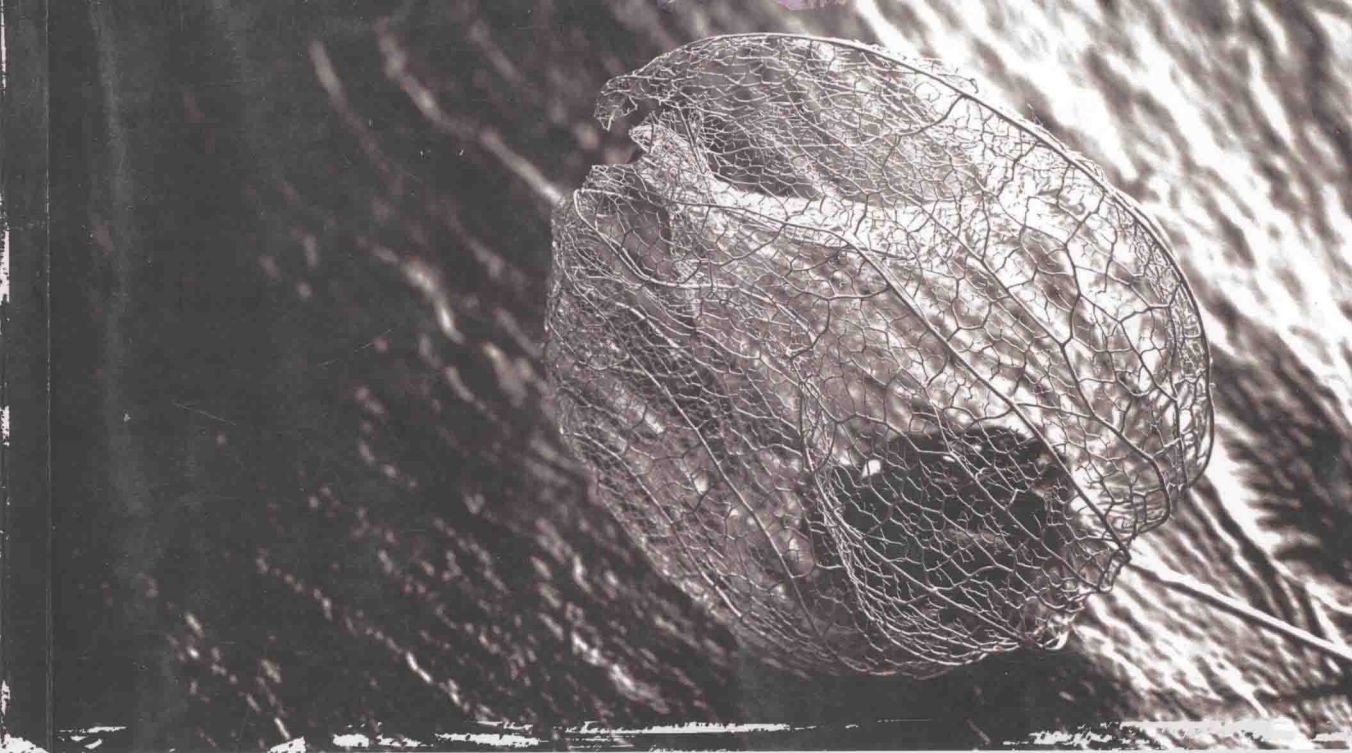




刘轶 | 著

夤夜时分，夜幕笼罩下的独孤庄，一个婴儿在母亲分娩的阵阵痛吟声中落草了。不幸的是，这孩子降生后，没有饥婴哭乳声唧唧的天籁之音，没有生命的迹象，接生婆撂了句“是个死胎”的话后就走了。无奈，孩子的父亲与其奶奶在三更半夜，冒着三九天的朔风祁寒，在自留地里刨了个坑，准备安葬孩子。就在此时，这小生命奇迹般地在裹着的一层厚厚棉袄被褥里蹿蹬了几下……

天网

TIANWANG

中国当代文学巨擘
著名作家陈忠实、贾平凹

推荐作品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天 惆

刘 轶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惘 / 刘轶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224 - 10932 - 0

I. ①天…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3403 号

天 惘

作 者 刘 轶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印刷包装产业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40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89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932 - 0

定 价 78.00 元

开篇词

懵懂尘世几秋霜 莫道苦短愁长
一朝雾散乾坤朗 笑看柳新梅黄
风雨复来总凄凉 漫漫长庚夜
何处是康庄 对酌共月光

刘轶题书

懵懂塵世幾秋霜
長風可復來
總淒涼
漫漫長庚
夜何處是
康莊
一朝霧散
乾坤朗
笑看柳新
梅黃
天馬半
漢誰狂
春風花
前事
對酌共
月光
人狂春風
花前事
對酌共
月光

出场人物

- 柱子妈（农民）
孤独立柱（农民，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
枣花（立柱妻，农民）
孤独世宠（立柱、枣花儿子，青少年时代，市长）
林筱厚（人称老先生，教师）
红梅（老先生妻，农民）
静军（老先生、红梅儿子，青少年时代，企业家）
静雯（老先生、红梅女儿，青少年时代，孤独世宠妻子，大学教授）
时雨（孤独世宠、静雯女儿，学生）
全虎（农民，曾任民兵连长）
月娥（全虎妻、农民）
木龛（全虎、月娥儿子，青少年时代，农民）
木玲（景林妻，全虎、月娥女儿，青少年时代，市文物局局长）
腊英（木龛妻，农民）
老铁匠（腊英父，农民）
三黄（农民）
黑女（三黄妻，农民，生产队会计）
狗锤（农民，曾任生产队长）
爱莲（狗锤妻，农民）
木锤（狗锤弟，农民）
皮皮（木锤儿子，青少年时代，农民）
香艳（狗锤、爱莲女儿，市房管局副局长）
香菱（狗锤、爱莲女儿，天平会计事务所所长）
阳阳（香菱儿子，少儿）
翠玲（香菱家保姆）

- 大 聋 (饲养员, 农民)
三 寡 妇 (农民)
灰 灰 鼠 (农民, 曾任村长)
白 进 祥 (农民)
白 景 林 (进祥儿子, 木玲丈夫, 纪检委书记)
白 军 (白景林、木玲儿子, 学生)
李 大 海 (干部, 曾任独孤庄镇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李 水 鱼 (大海儿子、商店职工)
李 水 生 (大海儿子, 青少年时代, 企业家)
贾 治 国 (市委书记)
王 三 肃 (企业家)
小 荷 (王三肃女秘书)
杜 凤 (野生动物观光风景园园长)
郑 新 宏 (市公安局局长)
吝 松 (市审计组组长)
雷 啸 天 (市审计局局长)
米 分 亮 (市建设局局长)
陶 永 年 (市建设局处长)
石 诠 (市建设局处长)
朱 大 伟 (市建设局办公室主任)
李 友 民 (古原县县长、县委书记)
郑 擘 (古原县建设局局长、县长)
顾 抗 战 (独孤庄镇党委书记)
程 东 文 (独孤庄镇镇长)

楔子

一早起来，刚做了新郎官的林筱厚，咀嚼着新婚蜜月的滋滋甜韵，牵着小山羊到地塍边，找了块砖疙瘩，把羊橛楔进地里，看着羊儿安详地觅食地耷头的一片毛娃草后，回家把一床被褥绾捆在一起，扛着来到独孤庄村小学，做起教书育人的事来。筱厚去学校教书这年，是共和国成立的第五个年头，一切都在百废待兴中，政府还没有钱投放到这穷山僻壤搞教育事业，独孤庄村也就把庄北一处烂庙捣饬一番，改造成一座小学，供孩子们读书上课。筱厚解放前在私塾学校读过书，有文化，初级合作社就指派他去学校教书，成了一名吃公饷的园丁。校长昨天通知他，学校每周要轮班值夜，守校看院，他就把一床新花被褥带来了，以备休息值夜用。他来的这天，或许是有点兴奋，晚上多贪了几杯，酩酊入睡后，美滋滋地做了个梦。这个梦，也太长了，从天上到地下，从农村到城市，让他美美地畅游一番。

昨晚的梦中，他是以老先生、学者的身份，驾鹤遥兴而去。他发现自己坐在鹤背上，扶摇翩翩，沐浴着皎洁的月光，触摸着拂须颀颀而过的白云，盱望着盈盈星汉，自由自在，那种绝云霓，负苍天，八风代扇的感觉惬意极了。他只觉得仙鹤奋翮高飞了很久很久，长输远逝，把他扔在一朵白云上消逝了。他站起来，仰瞻而去，但见一宏大的宫殿，有如玲珑剪水空中坠般矗立在眼前，不由“嘎”地长叹一声：好大的宫殿！叹罢他又不无阙疑起来，但觉这宫殿有点不伦不类。这宫殿从飞甍中轴，一半湮入黑魑魍的地窰，一半却嵌入朗朗天旻。怪了，这是什么宫殿？又一看，殿楣上写着四个字：阴阳殿。他颇感费解，遂进门造访，刚一踏入殿内，又让他惊诧不已。这大殿偌大的阔闼里挤满了从人间来的众亡灵，排着队往前攒行着。他很是困惑，也只好随行而去。蓦然，大殿的第二道门訇然打开，他往里窥瞭了一眼，莫把他吓死，热血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心懔懔似霜，让他忐忑不已。这大殿堂内，昏浊的灯光下，坐着一个大汉，这大汉头发端耄着，就像一根根倒立的钢针；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睛，喷射着灼人的火焰；两道剑眉，恰似两把刚开刃的青铜剑，透着阵阵寒气；他的七窍都滴着血，青面獠牙；他的双臂像皮筋一样，绕腰盘匝，能伸能屈；他的双手长满了白色的茸毛，搭放在膝盖上，十指有如十把尖刃弯刀，任何大鬼、小鬼，休想跑出他的掌心，只要他一伸手，就会把你

的五脏六腑掏出来。他端坐在大堂正中，双腿微屈翘起，像两个小山包；他的双脚一起一落，山摇地动，整个大殿都在晃悠。你站在他足下，就像一只蚂蚁站在大象脚下一样，那峭峤之势，直压得你心慌气短。这是什么人？这又是什么殿？老先生反复始终，不知端倪，喃喃低语几声后，遂造访殿内一维秩戎卫，方如梦初醒。原来这是介于天堂与地狱间的一栋殿堂，是天堂与地狱的接合部。这大殿虽不阴不阳，却气势非凡，是专供阎王办公的地方。传说玉皇大帝有个结把子兄弟叫阎罗，很得玉帝信任，让他在这大殿里揆管阴曹地府里的大鬼小鬼，并负责对上天入地的亡灵验明正身，分类造册。大凡从阳间来的亡灵，先要在阎罗的阴阳殿里报到，后勤鉴许可，由阎罗颁发通行证后，方可确定入天堂或地狱。刚才那个让老先生觳觫不已的凶煞大神，就是玉帝结把子兄弟，又称阎王的阎罗。

老先生跟着众亡灵慵慵踽行着，他在临近阎罗跟前时，发现阎罗的双膝下，整齐地排放着一台台闪烁着红、绿灯的仪器。“这是什么玩艺？”他上前细看仪器上的说明书，才知道是些测魂仪。大凡来这里的亡灵，须经测魂仪的检查，以便让阎罗对初来乍到的亡灵的赅善窳劣有个透彻的了解。那些在阳间积德行善、泽被苍生的亡灵，过仪器时，会闪亮绿灯；而那些烧杀、抢掠，十恶不赦的亡灵，过仪器时会闪亮红灯，同时会响起蜂鸣警笛声。经这关过后，基本上分出了去天堂与下地狱的两大类亡灵。但为了不冤枉一个好的，不放过一个坏的，还有第二关。这个关口是让已初步分出上天入地的亡灵们各站一队，然后，阎罗会放出成千上万只灵灵狗，绕每个亡灵一周，让狗的嗅觉以辨囊囊，做最后的身份确认。

也怪了，每天来阴阳殿的亡灵不计其数，排着队等候验明正身。老先生进入大殿后，发现已勘鉴完的亡灵们，分别站在进入天堂与地狱门甬一侧。站在进入天堂门甬的亡灵们则俯畅言欢，开襟大笑，而站在进入地狱门甬口的则郁郁寡欢，有的还号啕大叫。老先生明白了，原来这些亡灵都想入天堂而不愿下地狱。

老先生自觉影正身端，六根清静，没费吹灰之力就过了测魂仪和灵灵狗这关口。特别是过灵灵狗这关时，几个狗儿在他周遭只嗅了不到一圈，就友好地向他摇了摇尾巴。几经折腾后，他终于领到了由阎罗签发的准入天堂通行证。进入天堂的道路上，可谓一路欢歌笑语，不亦乐乎。老先生和众亡灵沿着一条铺满鲜花的台阶拾级而上，迅步向天堂走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们一行被一道金光闪闪的大门挡住了。这道门，是通往天堂的大门。这天门，也太雄伟壮观了，一条巨大的穹梁，气势如虹，穿云破雾，扶乾接坤地横亘在苍宇间两大金柱上。这金柱，恢弘雄壮，光芒四射，烘托着巨大的天门穹梁。老先生遥遥瞭去，发现这南北金柱上，各有一副楹联，南柱上写着：天堂无土留永恒；北柱上写着：浮世溢金全是空。正中穹梁上有四个大字：正阳存古。这副对联，

踏海接壤，落落非凡。南北立柱间，便是两扇硕大的天门。老先生静神凝视，但见这两扇门上各嵌有九条金色蟠龙，张牙舞爪，腾云驾雾，甚是威武。门洞内侧，则有一菩萨正襟静候在莲瓣座龕上，周围全是一身戎装、手持敛戟的天兵天将。当一群拥来的各色亡灵，手持着通行证，途经莲瓣座前时，菩萨扬起玉手，在每一亡灵头顶洒上几滴圣水后，只见这些亡灵就飘飘欲仙起来，在漠漠苍旻中，款款向天宫飞去。

老先生看到此，笑了，他本以为人死后都会升入天堂的，孰料并非如此啊！进入天堂还这么难，层层关隘，就像人间大考一样。

圣主耶稣在《启示录》中描述过天堂，说那里没有忧伤，没有眼泪，没有疼痛，也没有哀号。天堂广袤四十万里，树木荫翳，芄芃芊芊，水榭楼台星罗棋布，千种飞鸟相和而鸣；天堂圣殿更是玉墙、朱门、金地，仙翁如梭，美女如林。只有进了天堂，你会永伫太平，万世不古。

圣主耶稣的描述并无半点虚假，老先生是看得真真切切。老先生站在天堂大殿一侧，只见一队队袅娜的仙女手扛蟠桃簋子鱼贯而入，天女后边，紧跟着手握各种宝器的大仙，他们喜形于色，谈笑风生。原来今日是王母娘娘寿辰，举办中秋节蟠桃宴会。老先生出示了通行证，要进入大堂时，却被一戎卫拦住：“今天是王母娘娘举办寿宴，不接受学者采访。”听这话后，老先生心凉了半截。不让采访？那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天堂干什么？他有点倏倏不安。正愁思时，但见天堂门庭上空云雾雾散，露出了东西两个金光闪闪的巨型广场。这广场上，站满了亡灵，且都列阵站立，每支队伍前，都有一高擎队牌的魁灵。他惊诧了，怎么这么多亡灵站在那里，首尾不见，数都数不清。他问近旁戎卫，方知这些人站立在广场上，等待谒见寿宴落阙后的王母娘娘呢！

大堂正殿外，韶光明媚，赤县素雯，花坞蝶飞，柳堤鸟啼，春绪秋鸣；殿内却霞衣飘飘，受禧降祉，祝颂盈耳，喤乐谐谐。老先生知道这寿宴要结束还得时日，顿觉无聊，遂站在列阵前，与大家攀谈起来。

他先走到一个牌子上写着“屈魂阵”的方阵前采访。他刚到，几个亡灵就嗷嗷叫起来。

“老先生，你是学者，识文达理，你可要主持公道。我们这些人全是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被错杀打进地狱的，我们上访了好些年，玉皇大帝才开恩下赦令，把我们召回了天堂。我们这一阵的人，没一个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为啥把我们杀了？我们家有老小，可怜天各一方。你是学者，回人间后呼吁呼吁，让他们不要再错杀人了，不要再殃及我们的后人。”

“解放初，你没有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吗？”老先生反诘一句。

“没有啊！老先生，我家在山沟沟里，解放初期，台湾派了个狗特务来，打扮成要

饭吃的，在我们镇上沿户乞讨。我斗大字不识，阶级觉悟不高，认为他是好人，就给端了碗水，给了个黑馍让他吃喝。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天，我见他穿的衣不御寒，挺可怜，就让他晚上在我家炕上借宿。结果，第二天公安把他抓起来，说是狗特务，从台湾来颠覆年轻的共和国政权，把他毙了。完后，公安又把我抓去，说我是狗特务线人，出卖情报。老先生，我祖祖辈辈在农村，没进过城市，连火车是啥样子都没见过，我能出卖情报？但公安不相信，把我毙了。我死得不明不白，好冤呀！”

“你不说了，这事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冤魂队有多少？”

“老先生，你看，这黑鸦鸦一片，少说也有几十万吧！”

老先生听到这个冤魂的话后，抬眼望去，只见这列阵里哭天号地，凄惨一片。他很是无奈，只是摇了摇头，又向另一列阵走去。

这是“忠烈阵”。站在阵前举牌的魁灵眉宇紧锁，一股烈烈之气。

“你们是何时入天堂的？”

“老先生，我们这阵里全是为保家卫国、赴朝作战牺牲的，我们能升入天国无怨无悔。”

“好啊！抗美援朝大英雄。对了，你们中有几个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这几个是杨根思、邱少云、董存瑞、胡修道、杨育才、黄继光、罗盛教。他们都是英雄，立过赫赫战功。你把他们几个可要好好宣传。这些人都是民族功臣，为了祖国大好河山不受敌寇践踏，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把热血洒在了朝鲜战场上。”

“不说了。他们的事迹都见诸报端，《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有专题报道，有的还拍成电影，全国人民都看到了，都明白是怎么回事，用不着我这一介腐儒再宣传了。”

“你还是要宣传。报纸、电影里有几个人的英雄事迹？可我们这偌大的阵里，有几十万为国捐躯者，每个都有故事，你多费点笔墨，把这些可怜的普通捐躯士兵也宣传下吧！”

“好，好，我有时间，把你们一个个写成故事。”

老先生说完，望着这黑鸦鸦的捐躯亡灵，不由一声长叹。

老先生正要步入其他列阵时，但见一花髯飘飘、风骨粼粼的仙者向他走来。

“老先生，你是从凡间来的学者？”

“大仙，你是？……”

“我是天宫里揆管料事诸神的，人称白眉大仙。瞻星揆地，阵圭置臬，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是我的天职。老先生，你刚才与诸魂的对话我寂听到了。我想不通，你们人间为什么总斗斗打打，总觉得有股妖气横行四海，左右生灵。就说人间那

‘三反’、‘五反’运动吧，有些罪大恶极，该当千刀万剐；可不少善良的人，也株连了，这是罪孽。再说，那忠烈阵的几十万冤魂，都是些豆蔻年华之人，死得也可惜啊！”

“大仙，看得出，您是位秉道毓德，仗义立信之仙，可这话只有您敢说，在人间，说这话是犯大忌的。”

“犯大忌？有话不让说出来，才是犯大忌，犯天怒。老先生，说实话吧，你们人间阴火器盛，阳气殆尽，武殄暴逆，更可怕的事还在后边呢！”

“更可怕的事？大仙，你说人间还会有事吗？”

“有。昨夜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发现你们终南山里有股棱棱霜气，狞飙狂揽，遮天蔽日；山中的百兽延颈而鸣，凄声哀哀，悲号绝肠，列星寂零，月兔伤感。这都预示着，不久将来，人间会有一次大的荒灾与人祸。”

“大仙，你说的怪瘆人的。这都不可避免吗？”

“依我彖断，这将不可避免。”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那些执牛耳者，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能不有天灾人祸吗？鸱鹰轩翥，鸾凤挫翮，你们人间太可怕了！”

“这可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有道是：法正则民恣，罪当则民从，既顺迺宣而无咏叹。可你们人间反其道而行之，难怪噩喧缪纠，豆萁相煎，浮世纷纷臭帑馐啊！还是顺其自然吧！对于人间将要发生的灾难，天堂是有预案的。我们已扩编收灵队，也拨了款，在阎罗的阴阳殿增加了测魂仪和灵灵狗，一旦人间有什么不测，会很快安排那些无辜暴殁者进入天堂的。”

听了大仙一席话，老先生颇感费解，不无愀怆。

一阵鼓乐声响起来，只见一个个仙女、仙翁，鱼贯从宫中出来，身后是一群天兵天将护卫着珠光宝气的王母娘娘。这时，天宫东西广场上的众亡灵齐刷刷地站立齐整，头都朝向天门一侧，静候着王母娘娘的检阅。

“那是谁呀？”刚出宫门的王母娘娘嗲声嗲气地问一天官。

“娘娘，那人叫林蓓厚，人称老先生，是一介学者。”

“什么学者？是不是要采访天堂，写点什么？传令，不许采访，赏他一朵云彩，让他退去。”

老先生本想与众灵分享一下王母娘娘检阅的自豪与幸福，孰料被赶出天宫，讨了个没趣，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天空中悠悠飘荡起来。他飘到一座城市上空停住了，踟蹰片刻，决定下去，到这座城市看看再回去。他虽不知道这城市叫什么名字，但见偌大的城

池阔阗，就知道是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他以前从没见过这里，也不知大城市是什么样子，当他俯瞰这座城市时，只见这里一片荒芜，街道幽巷全是坑坑洼洼，堰墟坍塌，昔日那些花草树木，扔得竖横遍野，几棵老槐树上鸟雀做的新窝也被摔得七零八散。真所谓鸟鹊惊兮哑哑，余顾瞻兮怊怊。放眼望去，整座城市一片凄凉萧瑟。老先生纳闷了，这叫什么城市，都不如蓬门荜户的山野乡村。蓦然，只听这城池里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铺天盖地传来，顷刻，整座城市笼罩在烟雾缭绕中。当烟雾散去后，老先生的眼前却是另一番景象：整座城池魔幻般变了个样，只见一栋栋高楼大厦，春笋般拔地而起，并肩接踵，直插云端；马路如蜘蛛吐丝，纵横交织；一排排紫槐树、石榴树、梧桐树，在轻风里摇曳婆娑着。这城里的草坪也太美了，青青如畴，释放着欢歌笑语。几个放风筝的孩童，撅着屁股，用一条细绳拽着游飞的鹰筝燕鸢在戏玩；一对上了年纪的人打着太极拳，看他们那种全神贯注的样子，全然忘记了身边车水马龙的喧嚣。

这城市太神奇了，也太美了。老先生踩着云朵，飘然而下，扎堆进一群人中。但见一佩戴贵宾小红花的人，站在一条绾着花儿的红绸前，挥着剪刀，把这条红绸从中腰剪断。他明白过来了，这肯定是一项工程竣工典礼。没错，这是交通局长正陪着刚上任的市长大人，为竣工的一条马路剪彩呢！这位市长大人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穿着富贵。他挥刀剪断后，一旁的局长开启了一筒五彩缤纷的花炮。花炮喷出的金屑银片，落了他们满身满头。老先生正看得入神时，只见这位大局长领了一个人从台上直朝他走来。老先生很是惊诧。这局长走到他跟前，像是久未曾见的老熟人，贴着他的耳根悄悄地说：“老先生，欢迎你光临。今天，你的姑爷也来了，为我们这竣工典礼增光不少。”

“我姑爷？我才几岁，哪有姑爷？”

“老先生，那台上正中站着的就是您姑爷，咱这城市的大市长。”老先生顺着局长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魁梧高大、倜傥潇洒的男子，正站在台上，向他微笑着。“老先生，看见了吗？”局长说完，又指着身边的一个人说：“这是咱这城市里鼎鼎有名的企业家，这条马路是他的公司承修的。”“老先生，您好。”局长刚说完，这位企业家忙伸过双手，紧紧地攥着老先生的手说，“多亏了您姑爷的照顾，才给了我咱这城市建设尽点微薄之力的机会。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您姑爷的提携帮助。”企业家说完，不由分说，塞给他一包沉甸甸的东西。老先生更是纳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他回过神时，面前的局长和企业家消失了。

这边花屑还未落地，另一处又响起鞭炮锣鼓声。这响声来自一大礼堂。老先生纵身一跃，戛然而止，到堂前睁眼一瞧，堂楣上写着一行字：表彰优秀公务员大会。礼堂主席台上，只见一个地方父母官正在介绍他如何造福一方百姓，富民强县的先进经验。老先生站在后排一角，远眺这位官员笃厚惇实，憨态可掬，讲话也言之凿凿，铿锵有力。

这位父母官悉数陈列了他如何呕心沥血、富民一方的先进事迹，老先生听后深有感触，不由叹道：一方百姓有这样的父母官，是他们的福气啊！

一阵掌声过后，一位领导将一纸奖状颁发给了这位父母官。他接到奖状后，显得有点亢奋激动，举起奖状，向人群挥动了几下。

老先生已飘荡了好些日子，他有点困乏，也有点饿。他进了附近的一家餐厅，要了一碗臊子面香香地吃了起来。他挑起一筷子面，哧哧地下肚后，才想起了那位企业家送他的那包东西。他拿起这包东西，在手里掂了掂，沉甸甸的，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金条。他惊诧极了，看着这包金条目瞪口呆，倒吸了几口冷气，欲要大叫时，只觉天旋地转，天崩地裂，眼前的城市不见了，他一脚踩空，直向一巨大黑洞掉了进去，只听咣当一声，撞在了一块冰冷的石门上边。

“你老东西，天堂不去，跑到地狱送死来了？”一守门的小鬼大声叱咤着他。他眨眼一看，周围黑漆漆一片，只有两扇巨大的石门冰冷地横在眼前。

“鬼老弟，这是地狱？也好，我刚从天上、人间来，还没见过地狱啥样子，正好让我进去转转？”老先生在阴阳殿时，就知道有地狱，没想到巧遇上了，就想进门看看。

“你是什么人？”

“一介布衣。”

“你有没有判决书？”

“什么判决书？”

“就是你在人间犯罪后的法院判决书。”

“鬼老弟，你这是开玩笑，我一介贫儒，哪有犯罪，更无什么判决书。”

“那你有没有阎罗签发的入狱通行证？”

“没有哇！鬼老弟，我在阴阳殿，阎罗只准许我入天门。我去天堂旅游一番后，实想去地狱再看看，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地狱之门，让我进去看看。是这样，我这有一包东西，你拿去使唤。”

“一包东西？”小鬼一听这话，顿时眉飞色舞，遂打开一看，惊呆了，“这么多金条？还说你没犯罪，没犯罪哪来这东西？”

“鬼老弟，这是刚才……”

“这是什么？好了，不说了，就凭这东西，你现在有资格进去了。”

随着地狱之门的忽然打开，老先生只觉得一股血腥杀气扑面而来。他原来也听说，这地狱有十八层，好嘞，既来之，则安之，何不去探险一番。他先进入地狱门庭，但见昏暗的大庭内有张滴着血的桌子，一个手握生死簿的判官坐在椅子上，圆睁着两只鬼火般的眼睛，挡住了去路。

“贵姓?”

“姓林。”

“因犯何罪来此?”

“没有哇，我没犯罪!”

“你没犯罪?”判官说完，手指在石墙上一按，一道电子屏幕上遂显示出了“林筱厚”几个大字，并清楚写着犯罪事实：无功受禄。“看见了吗？刚才门鬼已把你的犯罪信息录上了。我这有电梯，你去第四层孽镜地狱接受刑鉴，再到第十六层火山地狱领刑去吧!”

“去孽镜地狱？去领刑?”

“不懂吧？我这地狱有十八层，依次是拔舌、剪刀、铁树、孽镜、蒸笼、铜柱、刀山、冰山、油锅、牛坑、石压、春臼、血池、枉死、磔刑、火山、石磨、刀锯地狱，每层地狱都有一套酷刑。依据地狱刑法，你所犯的罪，务必先去孽镜地狱接受刑鉴，再去火山地狱接受烧烤。”

“判官，你们地狱还有刑法?”

“看你文质彬彬，连这都不知道。实话告诉你，我这地狱刑法，可是经过鬼魂大会表决产生的，经玉帝和阎罗共同签字生效的。据说你们人间是人管法，我们这里可是法管鬼。这刑法任何人不得违抗，就连玉帝、阎罗触犯刑法一律当刑不二。这你知道了吧!”

“多谢判官。你们这刑法，比人间公正多了。人间几千年来，都是刑不上大夫，更何况那些皇亲显胄。人间真得向你们好好学习哇!”

“少说废话，快去领刑吧!”

“我没有犯罪。是我刚去一竣工典礼会场，一企业老板塞给我一包东西，没办法吧，我只好先带上，改日再还给人家。”

“巧舌如簧！这就是犯罪。你为什么不当面拒绝？去领刑吧！这第四层、第十六层地狱是专为你这些人设的。大凡在阳间走后门，上下打点，瞒天过海，抢劫钱财，无功受禄等，死后进入地狱，都要经孽镜刑鉴后，打入火山地狱的。你先去孽镜验明正身，证明无罪会放了你的。”

“判官，我在阴阳殿已验明正身了，无罪!”

“此一时，彼一时。你拿了人家那包金条，就是罪，去吧!”

判官说完，只见阴森的地狱墙壁上，兀现一电梯。老先生瞧着电梯，差点晕过去。这电梯上伫立着两个血淋淋的无首人身，电梯的门框全是用白骨编织而成。他进了电梯后，两个死鬼就把他五花大绑起来。他只觉得耳旁寒风飕飕，电梯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直往下坠。当电梯一声鬼叫地停住时，他进了孽镜地狱。由于这里边太昏暗，他揉了揉眼，定神一看，偌大的阎阁里边，放着一巨大的魔镜。镜前有一巨大的柱子，上吊继着一大群鬼灵，都在痛苦地呻吟号叫着，且每个鬼灵脖子上套的绞索缢套都不尽一样。他很是不惑，问一旁小鬼：“这柱子是……还转着？”

“老东西，你不知道这是耻辱柱！吊继的这帮坏蛋，正在转圈接受孽镜刑鉴。这刑鉴比凌迟大刑还难受。”

“此话怎讲？”

“看你文绉绉的，啥也不知道。这孽镜刑鉴，是要把你五脏六腑全抖搂一遍，看你骨子里、灵魂里有无邪念祸心，有无做对不住天下苍生的臭事。接受这刑鉴的人，无不大叫生不如死。”

“鬼老弟，我知道了这刑鉴的厉害。但还有一事不明白，同样是下地狱的，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缢结却不一样？”

“这还用问！在阳间，官越大的人，一旦良心坏了，祸害就越大，那个乾隆帝身边的和珅，慈禧老佛爷床前的李莲英，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害之大，无人堪比。这些人下地狱后，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缢套就越多、越紧。”

听了小鬼的话后，老先生直眨着眼睛，瞅着捆在耻辱柱上的这帮人，看他们都衣冠楚楚，相貌堂堂，可照在镜子里，全是一具具有着狰狞面孔的骷髅。太恐怖了！但他很快缓过了神，决定走访几个，问问他们的感受。

“这位，你是？”

“你是老先生，一介穷儒，也来这里了？”

“我是误判的，糊里糊涂进来的。嘻，你是哪个单位，看起来有点面熟？你犯了啥事？”

“嗨，一言难尽！我原是市交通局一把手。这些年，为咱这城市把力出尽了，那一环、二环、三环路，都是我一手抓建成的。可检察院不领情，就抓住我拿了别人一点小钱不放。唉，真倒霉！”

“你是交通局长？怪不得见你面熟。那次我在城市里，见你为一条马路竣工典礼剪彩，你还让一位企业家塞了我一包东西。嗨，多亏了那包东西，要不，我还进不了这门呢！大局长，你拿了人家多少钱？”

“不就两千万吗！这么多年，我把许多路政工程都给了企业，他们每修一段路，都赚百万千万的。欲壑难填呀！他们修了这段，还想修那段，就大把给我送钱，有时把钱都给媳妇、儿子了。家里的钱遍地都是，连席梦思床垫里都塞满了。这些钱，到孙子手里都花不完。可谁知天网恢恢，一觉醒来，就圈进了高墙电网，没过半年，就让毙了。

我这辈子也风光，也窝囊。我后来想，不就是个两千万吗？我退赔了不就完事，非得置人于死地不可？”

老先生一听这话，差点晕过去：这局长说得也太轻松了！

“你拿了两千万还嫌不够，多少是够？”

“老先生，不瞒你说，我这两千万，比起那些当官的胡折腾，浪费掉的、挥霍掉的国家钱财，只是小巫见大巫。就说你上次见我们竣工剪彩的那条马路吧，这条路前两年刚修好，就挖开了，说是要拓宽、重修。重修这条路的是那个企业家。他给我送了一箱钱，我就把这工程给了他。这不说了。就这一折腾，国家财库里的几个亿就不见了。这不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可没人追究这些人的责任。相比于他们糟蹋的钱财，我拿的那点钱，只是九牛一毛。”

“别的事我管不着。就说你拿了人家两千万不义之财，还只是九牛一毛？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贪得无厌，不抓你抓谁呀，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老先生气咻咻地瞋睨了这位局长大人一眼，又转身走向另一鬼灵。

“这位，看你面相富贵，一身儒雅，也挺面熟。你犯何等之事，也进来了？”

“老先生，你就甭问了，羞死人了，羞死人了！”

“羞人？你看这是什么地方，说来无妨。”

“老先生，我本是一方父母官。”

“父母官？我想起来了，在市政礼堂，你还当选过优秀公务员，向与会者介绍过经验。你那天冠冕堂皇，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子，你能犯事？”

“你就甭瓢瓢我了！我这父母官也够窝囊了，我刚荣升县委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就让人告了，说我封官许愿，大肆收敛钱财。”

“噢，你也让金钱牵着鼻子进来的？”

“是的，老先生。但你有一点不知，我能当上这书记容易吗？我整天背着银子，烧香叩头，终于，菩萨显灵了，让我坐上了书记宝座。老先生，我跑官要官时花的那些银子不能白扔呀，得捞回来。我就借党政官员大换班之机，一试身手，还不错，不仅把我送出去的银子收了回来，还有赢余。”

“你收了人家多少钱财？”

“我也想不起来了，法院判我卖官受贿，落实了一千万。我晚上细算了下账，我跑官要官时花了不到两百万，三下五除二，还赚八百万，筹划得来。”

“你呀，猴精猴精的，卖官鬻爵，真会做生意。但我想，你收了人家礼金，帮人办了事，谁还会没良心去告呢？再说，即使让人告了，就你收的那些钱，也罪不当死。”

“我正要给你说这事呢。我们县上卫生局一副局长，给我送了一捆钱，盯上了局长位子。换届那些日子，我忙得鬼吹火，找我跑官要官的人也太多了，都扛着钱来，我也记不清谁都送礼了，但谁没送我却一清二楚。老先生，说句良心话，我虽想捞点钱，可从来没主动向人开口索要过财礼。就这次换届，那帮子想当官的，想调动的，想找点好差事的人，把我家的门都踢断了。为了躲避这些人纠缠，我把手机都关了，躲在酒店研究人事安排问题。可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外边的人排着队，大包小包提着在门前等候。老先生，做人难，做个父母官更难。来的都是同学、朋友、领导的熟人，还有七大姑、八大姨，这礼我不收能行吗？就在那次人事安排调整时，我把那位卫生局副局长忘了。他没当上局长，一生气，肝病犯了，病挺严重的。他看升官无望，又伤了身子，就一纸告状材料满天飞，把给我送钱的事抖搂了出去。我是谁？天老大，我老二，他想把我告倒，没那么容易。我一气之下，让公安把他抓起来，先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后，又给他捏弄几条罪状，说他当副局长期间，收受药企巨额回扣，把他捕了，办了。”

“你这是恶人先告状。你把他办了，除了眼中钉，你却落了个身败名裂，这是怎么回事？”

“老先生，说起来惭愧呀，羞死人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你有难言之隐？为啥不往下说了？”

“不说了，不说了。”说完，他叹了口气，指了指远处，“你过去问问那一位就全明白了。”

老先生很是纳闷，遂顺着这个父母官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亡灵穿着华贵，风度翩翩，吊继在这耻辱柱的另一边，很是彷徨。

“这位……哟，大企业家，认识，认识。就是你塞了我包金条，让我也人不人、鬼不鬼。不过也多亏你那包金条，否则，我还进不了这地狱之门呢！”

“老先生，一言难尽啊！惭愧，惭愧。”

“说来听听？”

“我可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不瞒你说，你刚才采访的那位书记是我的一个至交。我的工程，市上的有，县上的也有。我托熟人，认识了这位县委书记。也真得谢谢他，这么多年，我通过他的关系，承揽了不少工程，金钵银钵地挣了一堆钱，也给这书记送了一堆钱。去年修二环，有上百户人家要拆迁。政府把拆迁款都给了这些人，可他们仍迟迟不搬，说政府的补偿款太低了，不搬。这惹怒了政府，下达了强拆强搬的命令。我按照政府指示，那天把推土机开进了村子里，强行进行了拆迁。却料，我们工程队的挖掘机砸向一民宅时，屋里的一个病久瘫痪在炕上的老妪被掉下的楼板砸死了。这下惹怒了几百个村民，他们冲破维持秩序的公安、城管人员，砖头、石头块像冰雹一样